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諸子平議

(五)

俞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子平議

(五)

俞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諸子平議卷二十三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有始覽、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數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陁並陽華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潁爲荊州浸波滢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周之焦護並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並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並曰凱本作豈是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箸此書時。秦猶未并天下。所謂尙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閒天已見水氣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入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聽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道之。高注曰。培。屋後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爲塹。廣雅釋詁。塹。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與下文其城郭庳。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務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樾謹按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樾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蟺。蛆水大則有蛟龍鼃鼃鱣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卽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本味、

樾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

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卽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噉。

樾謹按：噉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段膿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膿。注曰：膿，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噉字。膿亦鹽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之義。然衣部：襪，衣厚貌。酉部：醲，厚酒也。衣厚謂之襪，酒厚謂之醲，然則味厚謂之噉，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沅疑爲噉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二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

字使自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致之四字亦無著矣。道者止彼在己。

樾謹按止彼在己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己言不在彼而在己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正論篇曰。然則鬪與不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己文法正同。亡譌作止。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卽其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按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之也。玉篇遷移也移之爲羨猶遷之爲移矣。各一則不設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尙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與翕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似。因譌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物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物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汜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略同。故嫖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句狀有惡句其言有惡句兩有字均讀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必已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誼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卽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非也溫讀爲緼禮記玉藻篇緼爲袍鄭注曰緼謂今纈及舊絮也是芮緼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閒篇。作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慎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殺亂也。分分。恐懼也。然則分分當作忿忿。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忿。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韻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韻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郭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郭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郭。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郭民也。故下文卽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郭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段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辻。闕壞而止存土字。因誤爲士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鐘。權勳。

樾謹按斬當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斬。文選海賦。壑陵巒而嶄鑿。注曰。鑿與嶄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

也。高注謂燕秦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恩恩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恩恩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恩恩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並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恩恩者。因俗書恩字作忽。或省作勿。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遠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彌。古字通用。左傳彌子瑕。大戴禮保傳篇作迷子瑕。周官眠衽。七曰彌。鄭注曰。故書彌作迷。並其證也。哀二十五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杜注曰。彌。遠也。文選西京賦。彌望廣豫。薛綜注同。彌乎其志氣之遠。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慎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並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並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蓋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紂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

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察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

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彊悔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蓋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複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𠄎治也從又從𠄎𠄎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𠄎今經典皆作服而𠄎字廢矣𠄎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察微、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治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郈氏介其難。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難。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難。故季氏不勝而怒也。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

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去賓、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正名、

樾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

樾謹按湣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湣王時。周室衰微。儕於列國。久無此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湣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高氏作注時。已衍湣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